

From Cases to Literary Classics

从案件到名著

李学阳 著



武汉出版社

06.4
0409

From Cases to Literary Classics

从案件到名著



ISBN 7-5430-3126-4



9 787543 031265 >

责任编辑：吕植社
封面设计：江波

ISBN 7-5430-3126-4
I·431 定价：20.00元

From Cases to Literary Classics

从案件到名著

李学阳 著



武汉出版社

f. 3011
Ruyao
J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案件到名著/李学阳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4. 9

ISBN 7-5430-3126-4

I. 从… II. 李… III. 小说-文学创作-研究-世界

IV. 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7901号

书 名: 从案件到名著

著 者: 李学阳

责任编辑: 吕植壮

封面设计: 江 波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825

印 刷: 嘉亨印务(武汉)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ISBN 7-5430-3126-4/I·431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红与黑》的创作借助于“跳板”——安杜杨枪杀情妇——市长夫人的案件；《包法利夫人》来自“最走运的”发现——德拉马尔夫人自杀案；《基督山伯爵》挖自“巴黎警察局路易十四时代至今的档案”；《苔蕾丝·德斯盖鲁》脱胎于一个谋害亲夫的女人的经历；《复活》源自妓女罗查利被囚一案；《诺言》根据一起性变态罪案挥就；《徐秋影案件》亦翻版于“潜伏特务案”——邵玉魁乙号案……许多中外文学名著题材均源自一桩或两桩案件。本书即是围绕这一奇特现象来展开论述。既有对其文化思想内涵的挖掘和艺术美学的探求，也注意到可读性——主要是凭借那些发生在中外历史上的真实案例，其中一些还是国内首次翻译介绍。

自序

巴尔扎克说，流氓头子兼警察局长的维克多作案与办案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篇绝妙的小说。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授课对象——那些未来警官们，特喜欢看小说，尤其是侦破罪案一类。他们开会、听报告时要看，上公共基础课时看，上专业技术课也看。课余饭后、午休时手不释卷。就是晚上吹灯熄哨了也还念念不忘。其中一些“不务正业”者，甚至已经在跃跃欲试，将功课撂在一边，一股脑儿爬他们的格子。多少政工干部、带队辅导员和任课老师睹之忧从中来！让图书馆关门，停止借阅不行，强硬收缴了也总不是办法。于是，作为师长，我们只有回过头来冷静、理智视之。努力使自己理解、尊重他们的爱好、兴趣，甚至包括那些要成为文坛大腕儿的想法。若不愿一味俯就、宠坏了他们，你就设法加进去你的一些东西。捅破了那层纸说，就是“引导”。

这些年来，作者做的就是这件事情。选取中外名著中一些写案子的篇什，加以剖析论述。例如，《红与黑》如何借助于“跳板”——

安杜扬枪杀情妇——市长夫人的案件；《包法利夫人》是怎样利用“最走运的”发现——德拉马尔夫人自杀事件；《基督山伯爵》之挖自“巴黎警察局路易十四时代至今的档案”；《苔蕾丝·德斯盖鲁》与一个谋害亲夫的女人的经历；《复活》与妓女罗查利案件的渊源关系；《诺言》怎样根据一个蹂躏幼女的性变态罪案写就；《徐秋影案件》之脱胎于“潜伏特务案”——邵玉魁乙号案等等。

受这年头在市场经济中做文化人的大环境的左右，写作时笔者力求此书既注重社会效益，又有读者市场。诚然，同时也还有艺术上的剖析和归纳。希望本书对用案子作为主要素材进行创作的公、检、法、司行当的作者们能有所启发，有所借鉴。

2004年8月6日于汉口

目 录

- 自 序 (1)
- 一、《红与黑》之美——美于政治 (1)
- 二、用心灵写《复活》 (39)
- 三、包法利夫人死因何在? (75)
- 四、苔蕾丝的犯罪之路 (99)
- 五、一颗隐藏在贝壳里的珍珠 (124)
- 六、荒唐乎,《徐秋影案件》? (144)
- 七、《峨眉飞盗》也考 (189)
- 八、无情未必真豪杰 (202)
- 回家(代后记) (227)

一、《红与黑》之美——美于政治

本文将主人公于连与人物的原型作了一下比较,指出《红与黑》之美,美于政治色彩。作家原本是反感政治渗进文学的。缘何又反映之?乃是因为政治“像疾病一样是避不开的”。关键就在如何写它。司汤达创作时既满怀“真正的情”,又带着一个“无拘束的内心”。这也正是于我们最有观照意义的地方。

After comparing Julien Sorel, the leading character, with the original model, Antoine Berthet and Adrien Lafargue, on whom the character is based, one can see that the beauty of *The Red And the Black* lies in its reflection of politics. The author, Stendhal himself is actually disgusted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politics in literature, but he acts in a diametrically opposite way, when writing the novel. It is obviously that politics, to him, just like disease can hardly be shaken off. The question is how to represent it. Stendhal does it with 'genuine enthusiasm' and 'pure inner drive'. And that contrasts with some writers of ours.

作家介绍

司汤达(Stendhal, 1783 - 1842), 法国 19 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原名亨利·贝尔(Heiri Begle), 生于格勒诺布的一个律师家庭。早年丧母, 父亲又保守又贪财, 使他备感思想压抑。他更愿意与外祖父呆在一起, 从他那儿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 读了一些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

1796 年, 司汤达被送进格勒诺布的一所中学念书。这类学校创办于大革命时期, 教师多为革新派, 司汤达受到了进步思潮的影响。1800 年, 17 岁的司汤达中学毕业即投奔了拿破仑军队, 远征意大利、俄罗斯, 亲眼目睹了法国军队从俄国撤退时的惨败。拿破仑倒台、波旁王朝复辟后, 司汤达侨居意大利, 在那儿读书, 旅行, 研究意大利的音乐与绘画, 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827 年, 斯汤达发表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Armance)。评论界认为它也是政论小说, 可以看作是《红与黑》的前奏。主人公奥克塔夫心地善良, 与女辈相处腼腆而气馁, 所以屡屡情场受挫, 失去了唾手可得的幸福。作者透过青年男女们爱情和婚姻的悲剧, 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工商资产者和特权阶层的腐朽。

《吕西安·娄凡》(Lucien Leuwen) (未完成), 又名《红与白》, 是作者值得一提的另一部小说。在主人公吕西安身上可以看到司汤达自己的影子。他年轻潇洒, 能言善辩, 一度于军队里服役。因生活枯燥, 他向漂亮寡妇夏斯泰莱夫人寻求情感刺激。初时, 金钱和美貌都打动不了夫人, 后来, 他靠一些心计、手腕、战略战术, 终于如愿以偿。吕西安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 为他谋了个内政部长秘书的职位。吕西安此后在卑鄙的政治圈混迹。

司汤达较重要的第三部小说是《巴马修道院》(La Chartreuse de Parme, 1839)。小说的主人公法布里斯是侯爵夫人与法军中尉的私生子, 自幼崇拜拿破仑, 后来入神学院深造, 几年后成为一个

风度儒雅、才华出众的青年，从此进入了巴马宫廷。但后来由于一件偶然的凶杀案件，他遭敌党诬陷而入狱。是克莱莉亚，一个身兼监狱长的将军的女儿，四处援救，才使他重新获得自由。克莱莉亚最后在严父的干预下，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法布里斯再次遁入修道院，一年后在孤寂中抑郁死去。

《拉辛与莎士比亚》(Racine et Shakespeare, 1823)是司汤达艺术批评方面的重要论著。这部美学论著反对古典主义，主张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使作者被后世誉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司汤达晚年生活凄凉。1842年2月22日在巴黎街头中风倒地，于当日晚间辞世，年仅52岁。遗体葬于蒙马特尔公墓。墓碑上刻的是他自己的撰文：

亨利·贝尔 米兰人
写作过 恋爱过 生活过

作品梗概

长篇小说《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书中主人公于连出身于外省一个木匠的家庭。他因为身体瘦弱，不适合干木匠活，常受到父、兄的打骂。可是，他读书聪明，精通拉丁文，并因此而当上了市长的家庭老师。市长夫人年约三十，漂亮而柔顺，很快与于连坠入爱河。但不久二人的情事被贫民教养所所长告密，于连遂被逐出了市长家的大门。这样他只好进贝尚松神学院静修。因为彼拉神父的举荐，于连当上了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又跻身于上流社会。在侯爵家，他遇事机智沉稳，出色地完成了主人交办的几件大事，从而成为侯爵的心腹。侯爵的女儿玛特儿小姐极富浪漫气质。她深深地迷上了这个社会地位与她天悬地隔的外省年轻人，宣布甘愿作他的奴隶，而且，还真的怀上了他的孩子。侯爵知道后，先是愤怒，后见木已成舟，便给了于连土地、骠骑兵委任状，并囑于连对外称自己是被拿破仑放逐的某贵族的私生子。正当于连一步步

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时候，德·瑞那市长夫人写了一封揭发信。于连气急败坏之下，赶到前情人所在的小城，向正在教堂忏悔的她开了两枪。这一下给自己带来了绞刑。临刑前，于连让儿时的朋友福格把两个钟爱于他的女人——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儿小姐安顿下来。行刑后的当天夜里，玛特儿小姐还是折回刑场，亲手埋葬了于连的头颅。德·瑞那夫人也在三天后抱着孩子离开了人世。

案件摘要

一、拉法格情杀案

巴涅尔德比戈尔镇有个家具木匠，名叫阿德里安·拉法格。小伙子爱上了有夫之妇泰雷兹·隆康。他对那女人的献媚非但没有遭到拒绝，反而得到了回应，甚至是撩拨。泰雷兹不仅美丽风流，还有些水性杨花，朝三暮四。没有多久，她对年轻人腻了。一天，她直截了当地对拉法格说：你使我感到厌烦！

可是，拉法格却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泰雷兹是爱他的，只不过是受了资产者的金钱收买。他要让对手们明白：如果说我出卖劳动的话，但是不出卖爱情。你们什么也别想收买！于是，带着气恼和醋意，他向负心的女人开了两枪。

1829年3月21日，上比利斯省重罪法庭开庭。拉法格身穿蓝色短衫，面色苍白，身体瘦削，从隔着栅栏的被告席上站了起来。两旁站着手握出鞘军刀的押送兵。但他仍上扬着两道剑眉，双目燃烧着“扑不灭的火焰”。几十分钟后，他被押上断头台，被利斧砍下了头颅。

司汤达当时旁听了审判。从法庭回来，他连忙将自己的所见所想记了下来：还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法国，无论是大臣们还是资产阶级，无论是贵族还是法国作家们，对这个法国都毫不了解，这是精力充沛的新一代的法国。它有一个“坚强性格的社会

阶级：年轻的拉法格正属于这个阶级”。

二、安杜扬·贝尔特情杀案

1828年2月，法国《司法公报》上刊登了安杜扬·贝尔特情杀案的判决。同年2月23日11点，安杜扬·贝尔特的头颅在“一大群哀声哭泣的女人”眼前被砍了下来。“衣着华丽的资产阶级小姐太太”为什么都赶到格勒诺布尔的警备广场亲睹安杜扬·贝尔特的死刑？这是因为，他的案子既令人同情，又富于戏剧性。安杜扬·贝尔特是伊贝尔省北部布朗格村的一个铁匠的儿子，生得漂亮、聪明，但是身子文弱，干不了重活。家人为了甩掉包袱，几经周折把他送进了格勒诺布尔城的神学院。在那里，他的才能在所有学生之上，记忆力惊人。恰逢勃朗格市市长在学校挑选家庭辅导老师，校方从各方面考虑，把安杜扬·贝尔特派了去。

市长德·拉·图尔的夫人米苏太太年方36岁，因丈夫终日忙碌在外，不免寂寞，很快与家庭教师堕入情网。有关两人的流言蜚语在小城不胫而走，不待一年任期期满，市长就把他辞了。米苏太太曾几次冒险，与他在城郊幽会，发誓永不将他遗忘。神学院的院长接着又介绍他去了巴黎贵族德·考尔登家。在新主子家里，他又诱惑主人的女儿。小姐先是对这个精力旺盛、外表冷漠的外省人感到好奇，渐渐由好奇滋生出爱情，并委身于他。主人知道后，也把他逐出了家门。贝尔特认定是米苏太太从中作梗，于是赶到布朗格。1927年7月22日，星期天，米苏太太在教堂做祈祷。他向她开了第一枪。第二枪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没有成功。不过，最后还是以被送上断头台告终。

对拉法格和安杜扬·贝尔特一类的诉讼案，司汤达和与他同时代的另两位大作家雨果、巴尔扎克看法各异。有一天，几位大作家聚集到了一起，司汤达愤愤道：

“一年期间，为着教育市民，在格列夫广场就执行了16次死刑。去年5月23日，在腊万纳，神父曾下令在广场上绞死七名革命

者。他们的尸体在广场上挂了两天两夜。我们在巴黎为了国王而处死人，在罗曼尼则是为了上帝！”

雨果则不然：“是呀，死刑——是可怕的东西！我看见过杀害王储的鲁维尔的死刑。尽管这种惩罚是公正的，死刑的场面也叫我看不下去。”

“是什么‘公正的惩罚’把木工拉法格和铁匠的儿子贝尔特处死了呢？他俩没犯任何罪；但是把成千上万法国青年推上犯罪和偷窃道路的政府的行径表明了国家已经张皇失措。”司汤达反驳说。

“不过，这些青年人，至少有您举出的两个，要冲出自己的阶层，”雨果又接过话头，“这从来都不会不受惩罚。”

司汤达又质问：“那么，《人权宣言》又在哪里？您钻进了什么样的死胡同？问题甚至不在于阶层，而在于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时期，欧洲诞生了一批不幸的早产儿，这些神经不健全的孩子承受不了时代留下的沉重遗产。”像贝尔特那些“意志坚定，精力充沛，既不属于贵族阶层，又不愿把力量用来追逐横财的青年又能做些什么呢？”

一直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他们争吵的巴尔扎克则认为：拉法格和贝尔特一类的年轻人出路在于金钱。金钱“能为人打开创造一切的可能性。人是宇宙的真正的主宰，他修筑道路，建设城市，植树造林，发明机器，他使饥饿者有饭吃，使整个的地区可以靠工资过活。您为什么要把资产者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呢？”巴尔扎克认为拉法格和贝尔特们可以有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生活图景：他们“来自农村。手拿拄棍，背着背包和木头鞋，赤脚走过巴黎风尘仆仆的街道；他既年轻又漂亮，身无分文，连买一个小面包的钱也没有。他在市场上打听，哪里可以过夜。一个年轻的女人把自己出售香水、香皂和香粉的小铺子指给他看。第二天早上他成了小伙计，晚上又成了她的丈夫，一年之后他就成了店主和化妆品商人，成了巴黎首屈一指的化妆品商人；他的招牌上写着：‘国王宫廷的供应者’……他完全变了……他做大生意，他从印度购买原料，租

下了尼斯的耕地和花圃，他的工厂里有优秀的化学家，他的香水成了宫廷青年引为骄傲的东西。但他并没有骄傲，他信仰上帝，他谦逊，他尊敬国王。”

艺术分析

有许多世界名著的题材都来源于某一桩或两桩案件。例如，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借助于“跳板”——安杜扬·贝尔特案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来自“最走运的”发现——德拉马尔夫人自杀案；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挖自“巴黎警察局路易十四时代至今的档案”；雨果的《悲惨世界》，“内核”是一个叫彼埃尔·莫的苦役犯的遭遇；莫里亚克的《苔蕾丝·德斯盖鲁》，写的是他“在18岁时见到的一个法庭场面和一个谋害别人的女人”；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复活》，“故事情节”系其在法庭工作的朋友柯尼所“转让”；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脱胎于一个“想入非非的”大学生干掉一个有钱的放高利贷老太婆的司法奇闻；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再现的是他本人青年时代在审判事务所当办事员时所见所闻；美国现代小说先驱德莱塞写《美国的悲剧》，也是鉴于人们“最喜爱”“关于谋杀审判的故事”，而挑了个吉莱特的案子来构思的^①；瑞士著名小说家迪伦马特的《诺言》，亦根据一个蹂躏幼女的性变态罪案写成；还有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即如它的篇名，也是取材于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桩命案。此外，我们中国的章回小说作家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乡土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丛深、李赤的《徐秋影案件》（姑且先把它也列入“名著”之列）等等，无不是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基础大笔挥就。我们这里指出文学史上这一奇特现象，并就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些比较分析，无疑对主要以案子为素材进行创作的公安文学创作者们大有裨益。

开篇先让我们来看看司汤达的《红与黑》。

1828年2月,法国的一家《司法公报》上,刊登了一件情杀案的判决。这年这个月的23号上午11点光景,在格累诺布尔的警备广场上,一个年轻的头颅在一大群女人的哭声中,在一些衣着华丽的小姐、太太瞪得大大的眼皮之下,被“喀嚓”一声,砍了下来。

一般的读者看了这则消息,在酒酣耳热之时,议论了一通之后,也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然而,在作家司汤达心中却激起了激动的涟漪,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他不能满足于《司法公报》上简短的消息,找来了《论坛报》,上面有详细的审判报导。他翻阅了六期《论坛报》,仍不觉得解渴。接着,干脆去公证人戴弗莱阿尔那里要来了案卷。看完一遍后,又把它交给缮写员,让其誊写下来。他要对这些材料作一番认真的研究。

应该说,案子本身并不怎么复杂。被处以极刑的青年叫安杜扬·贝尔特,是一个开铁匠铺的农民的儿子。贝尔特自幼“体格纤细,不大适宜于从事体力劳动”^①。为谋生存出路,他离开家庭,几经周折,进了布兰格神学院读书。由于其记忆力惊人,“智力发展的水平很高,和他这种身份的人不相称”,招来周围学生的嫉妒和算计,使得他成天心情很糟。但神学院的院长却对他颇为赏识,决心好好地培养一下他,使之将来出人头地。可是,这个学生渴求各方面知识的热忱超过了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当布兰格市市长来神学院挑选学生做其孩子的家庭教师时,院长便推荐了贝尔特。当然,他这样做也是为了神学院的声誉,以免别的学生去了,在高贵的市长一家人面前丢脸。

市长夫人米苏太太,年36,长得丰满、美丽、端庄。据贝尔特向法官交代:她对年轻的家庭教师“体贴入微”,“以慈母般的关怀”爱护他“羸弱的身体”,“好像能猜透并且了解一个18岁的青年人心坎里的一切”。她对这样一个神学院来的学生的“痛苦”“表示同情”,想使他能“得到一些安慰”。每天和这个“迷人的、善良的女人来往”,贝尔特感到“很甜蜜”。渐渐地,两人的谈话“不知不觉地带有了富于幻想的敏感性”。白天事务性的会见和关于孩子的情况交

谈过去后，晚上就开始了另一个话题。它简直让人觉得“妙不可言”。也难怪，一方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那样，嫁了个终日忙忙碌碌的“官僚机器”，一年四季无人陪伴，生活要多寂寞有多寂寞；另一方又出身低微，尽管生得英俊且聪颖过人，也不见得有出头的希望，面对市长夫人的“使人感动的同情”，他也不得不“用狂热的爱情报答她”。

没有料到，这一切都在一个女仆的眼中。女仆是否偷偷爱上了贝尔特，像未来小说中的爱利沙单相思于连那样？回答是肯定的。要不，她怎么暗地里把这告诉了男主人，使得年轻的家庭教师再也没法留在他的府邸？

米苏太太真说得上是个钟情的女子。贝尔特被她的丈夫扫地出门后，她仍冒险偷偷地和他在城郊外幽会，并发誓：“决不将他遗忘”！

对年轻人寄予着厚望的神学院院长这时又站出来了，介绍他到巴黎贵族德·考尔登家去。“你年轻，漂亮，生气勃勃，到巴黎去吧，你有出色的才能，就是说……他们不会仇视你。”^④临别，神父如是鼓励他说。

有了第一次打击的教训，贝尔特来到第二个家庭后，一举一动都非常谨慎小心，说起话来字斟句酌，不像往日那样直率，可骨子里却看得出是非常鄙视周围的人的。德·考尔登家要他做的事情既轻松，又讨厌，这使有着旺盛的精力青年人感到怀才不遇，越发变得冷漠，甚至有一点儿凶狠。这个心情抑郁、富于幻想、外貌动人的外省人，不同于那些充其量只会在决斗场上勇敢离开生活的贵族玩偶，德·考尔登家的小姐觉得十分有意思。逐渐这好奇便转变成了强烈的爱，于是贝尔特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罗曼史。

米苏太太听说他另有所爱，一封干涉的信寄到了德·考尔登手里。后者忙盘问自己的女儿。娇小姐并不隐讳她和家仆贝尔特的关系。就这样德·考儿登先生把他解雇了。受审时贝尔特颇通情理地说：“他这么做是完全有道理的。”